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肅集

御製詩

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李普

御題劉摯忠肅集六韻

散篇裒集還全璧世久湮淪傳始今劉摯文集四十卷見於宋史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攷世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集編綴各體具備共得文二百八十五首詩四百四十三首以原書卷目相校尚可存十之六七云必有鬼神來呵護自然天地佑忠忱未嘗釋卷於經邃卻匪空言見理深出處一身守直亮是非兩字辨僉壬明陳十害邪辭闢分析二章正氣森六百載餘惜悃篤裕陵見擯獨何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忠肅集　　別集類二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忠肅集二十卷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於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

紹興中追贈少師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於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稟承

聖訓删削不録各以類排纂釐為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於首摯忠亮骨鯁於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愠羣小貶死荒

裔其為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辨侃侃不撓令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於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暢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訟韓琦定策功疏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於簾前言王同老劉子皆彥

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訌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於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為無補矣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宣和六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為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於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也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

士之遇中荷薦引寖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讒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為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藉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為第一復中甲科初始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閣館忠獻韓公琦以應詔補公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為中書校

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潁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士安石即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顧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畧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

繒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械遂劾繒與公險詖中懐向背有肯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遂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者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暇乃貶衢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

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㢠物貨場罷户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内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宫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期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出中外肅然時人以比

包希仁吕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事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内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黄過門令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名已久令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黄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能相數以奸獘告諸宰執吕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户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論年未就吕丞

相專榷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以司空府為局名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稾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令欲慎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他非其類也吏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稾屬色示公曰勢不可不

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
忱蘇安靜時惲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
交章論列以為事在後者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
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勲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
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
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適實不足深言呂丞相亦以語客
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
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餘上

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入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趨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

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明事諫公曰楚士奈何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相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

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
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
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
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
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
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
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
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

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彦若輩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為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所知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

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邪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為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録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懐如此葢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於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任以監

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已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静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録孜孜無倦

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責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

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章千餘篇次第著集為四十卷藏於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黄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

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殁於嶺外所屬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毋徙他郡而不著罪於狀又無知其故者雖公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

恕謫永州未赴亦以畏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在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畧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吕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見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

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亮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為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俚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穽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開視知其謬妄明白其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

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復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蘄州湏城縣太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褒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畧而不書八

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

序

忠肅集卷一

宋 劉摯 撰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

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

茲今子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葢聞天之災祥以類

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粤自去冬大雨雪至於春二月不止人夫失職廣雁凍飢殍死者衆夫恒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為政於玆四年蠲天下逋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為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庶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當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

下之入不足以為之出將華之爭或疑於傷恩將因之
爭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
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
禮行四夷欵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於斯歟夫切而
不迫緩而不迂朕非求空於言也葢將考而行焉矣其
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覯先王之時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家有孝悌鄉

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既成施於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節故其姦雄或為之屈寇盜或為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於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於斯世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道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

㴱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為貪學者皆知為已所以厲其節與其志葢有道乎大夫必其考古之所宜施於今者著於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前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於治而禮樂為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之一乎中和兹二帝三王所以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足雅樂必自郊

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夜興寐嘉與宇內臻於斯路今夫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為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人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於貴賤隆殺繫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頗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為昏姻喪祭之文器服宮室之制隆雅頌之聲斥優侏

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而其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固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為如之何而可或謂鮮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加僞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考古便今必有中制焉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亦盛於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於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存

要必有可言者至於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
房遷林如晦達於為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
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于大夫也其推古
今之所以廢興與施於當世而宜者著於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冊文並繳進劄子

臣准敕撰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
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强以成冒塵聖
覽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夘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
昔我神考迪祖宗休德孝以事親正以御家而天下化
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
以仁淑勤儉綏帥九御受祉上帝篤生沖眇以顧以復
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竊惟人君
之行莫加於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責莫大於顯其親
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予末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
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册金寶上懿號曰

皇太妃恭惟皇太妃於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於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丕顯徽懿上焉寧承崇慶隆祐之尊下焉保安持盈守成之子永懷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懽誠忭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即位表

祗膺先志昭履慶基凡在覆臨舉深欣戴伏以皇帝陛下睿智天縱聰明日躋迪靈源之休祥抱五聖之仁孝

昊穹眷命主祀邑以承祧正統傳歸大帝華而協德離

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化政光華三靈泰定舜盡

循於堯道武能廣於文聲宅后膺符恊謳歌之所載守

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

賀神宗皇帝即位表

順承顧命寅踐丕圖大號四孚萬方一慶恭惟皇帝陛

下幾神明哲性德靖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所相守道

繼體一神器於有歸璿璣察而七政齊聖人立而萬物

覩光符歷數之在丕協人神之依亶矣紹堯烝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述者謂明守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元豐八年賀即阼表

祗若遺訓嗣膺太歷詔命所逮罔不慰幸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授同符祖宗帝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歡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寶冊降衷慶溢宮闈歡騰宇宙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於坤儀理外宣風示光成於內治母儀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纘承丕緒紹復洪圖踵遐武之重光措函生於累洽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於閥門著天下之大義惟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辭而君子好逑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於今足稱

位定壺中化成天下

賀安南捷奏表

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布聞兆民賴慶臣聞聖人之於征伐也用非得已先王之於寇敵也威然後懷物萃聚而除戎時豐亨而致法葢方飭治之既備故苟犯順而必誅虞帝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率於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徤體天休明超古萬方順以無侮三靈和而允懷冐爾交蠻於我天討

跳鼇肆於南土虔劉及於數州不示大刑曷懲不軌軍聲振疊肅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澤若雲霓之救旱俄哭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之征惟至誠為能有不殺之武出卓犖伐既奮蠻荆之威徯后來蘇行奪西夏之氣海隅大定氛祲一清赫然盛勲若無前古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覲過荷仁聖之有容貸

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晞名途以孤進濫文館之末遊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之偶攝掾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變使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咈衆而身危不

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矢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贅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亂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礼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禄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戴幸揣分增憂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虧一夫之法度幾留衆正

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貴過優内省叨踰竊深震懼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漢唐之要津為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發新造未完河流方洪觽傳將至萑蒲之嘯間發輿梁之繕始興謂宜得王尊之獲民叔圉之治容消盜之術有如龔遂濟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藴昧陋資材闊疎幸遭睿明每備任使愚

有餘故專於盡瘁智不足故無以自休所向多艱豈堪
治劇單車處命使道疾馳視人郡章猶或驚異諭上恩
旨罔不歡欣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
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勤敢
不祇力夙宵疾心事職况詔令明具止於奉宣德澤汪
洋易於究達庶慮覆幬之祉小効涓塵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榮自省震悸靡遑伏念臣

學誼樸疏稟資中下不佞薄聞乎大道竊思少補於斯民念事君者先立身故不爲枉尺然守義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遺於隆履使之再冠於惠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起從於横榻俾遂正於中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迪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恊萬邦大公至明闢衆正而杜羣枉主張孤蹇付畀紀綱仲山不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而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粤自臺端起專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孱愚遽玆叨冒伏念臣奮跡寒陋逢辰盛熙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晁錯之為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於拙復塵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誅顧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為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於左右察臣所論意不出於阿諛全付耳目

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隕

辭免尚書右丞表

疊上囊封願收愳撿誠言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彌高敢避再三之有瀆伏念臣承學淺陋稟生拙艱難久玷於名途無可稱之官閥紀綱執憲愧古人直清之風帷幄行經乏名儒道義之益坐縻稍廩動畏譏訶已煩善貸之仁敢意非常之擢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

敢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謨明之才曷副虞陛都俞之託今顧及於至陋是將強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氷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明下以息徼倖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邀宸鑒之未迴疊降訓詞彌深隕越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為之尊任惟人

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之所由生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戇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尚屈於聖知更使參承於國論永惟緜薄敢犯是非身之傴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於捐軀蓋深憂於累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慎重名器無以假人肴求審明與之共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持鑒至誠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

報天地之仁

謝尚書右丞表

傴僂至於循牆空稽授命號令難於反汗竟致叨逾撫心兢慙無地跼蹐竊以國家建夫三省政事行於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四輔退率六聯若網在綱如車有轄苟任人之非稱欲興治以何由臣出於諸生藐然孤進外之吏州縣筦庫之任內之徧臺閣省府之游譽不足以償毀功不足以補罪為邦司

直晩儕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懋無古君子之節方俟
瘝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倖有非常進驚不次比蓋皇
帝陛下孝於述事以丕承祖宗哲於知人以允蹈堯舜
物有可用菲下體而不遺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曽
是孱瑣冐滋寵榮臣敢不以道事君以身徇國義之所
在知無不為庶收銖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右丞表

愚款既殫睿恩滋寵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揆

分過涯當榮為懼忝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聖之德撫
多難之時聲氣不動而邪正分堂陛不下而華夷治所
與同邦家之休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宜擢異才以副
公望臣學不造於道義智不研於變通惟是樸直愚魯
之資安於所禀至於得失利害之際初不自謀謬長憲
綱無裨經幄方且憂虞於大譴豈期超預於近司力小
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宅俊以翼嗣
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之慮常深或能有違謂一人

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出聖明之知不緣左右之譽矧由言路久輔政機昔之常所敷陳人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甚艱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心於忠義以報德於生成

辭免尚書左丞表

竊以國之爵禄以待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伏念臣緜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誤寵擢備近司乏宏遠之規模空銷疲於精鋭未嘗小補方俟

天詞敢期恩憐更進位序考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則又無顯勞倘輒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慎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拯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憂於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量以貪榮輒叩閽而虔請臣誤遭識拔超寘顯嚴慷慨大忠初不自量其孤拙低徊寡術今皆不出於尋常竊祿

可憖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位之恩况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於輔弼必覈其心於爵禄必慎所與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於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謝尚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名賢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於據蔟愧若負芒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於無固事

君之義惟有愚忠涉世之疎真同强聒安能謀王體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狩獵而有貆久慙尸素譬江湖之集雁無繫少多未諭曠官更叨進秩隨增封戶之數並益氷淵之憂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常體道以為用故萬物曲成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兹孤拙常冒寵靈敢不激昂大忠奮厲懦志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訟於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於承
命惕然為憂伏念臣足以謏聞暗於大體親逢聖運濫
跡天臺出於流離孤塞之餘任以左右弼諧之責斷斷
自守畧無他奇落落難成空嗟懦志位高禄厚功少過
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礫會左綱之虛次乃使續貂
進其爵封益以戶賦控辭勿固祇服若驚此葢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聖仁即唐虞之休治知臣有忠
於所事之節察臣無善自為謀之私容之以底其成進

之以屬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惟幾惟康庶收塵向之
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於顛仆敢冒貢於誠情臣
進德不強造道甚近逡巡尺寸之守遭會聖神之知久
負丘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粤參天政乃令
驟至於四遷升真東臺所歷遂周於三省益高股肱之
任況偹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真食倘因功而濫處

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天成物察
臣底裏之既盡矜臣器量之已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於聖治陞班東省忽霈於恩書揣分未
安控詞自列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而君子謹
進退之方必循禮義臣起於寒晚躐至顯嚴獨恃聖明
特達之知不緣黨友吏相之助歷塵近輔更涉累年愚
於直者人情之易睽公而固者衆怨之所聚每幸仰蒙

於善貸保此孤危豈敢更冒於誤恩遷其位敘上乖朝
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
太后陛下慎名器以申大公明勸懲以厲百辟收還成
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於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於東臺懇
至傴僂終無反汗臣資縕不足拙方有餘雖心危而慮
之深然力小而任己重謂之事道而有愧乎聖賢之方

至於徇公或以負於天地之鑒士無可述聖有所姑保全已覺於至仁叙擢吏頒於異數況夙夜出納之地以侍從駁正為官授之非人凜若無地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海體貌之以厲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含物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屢試而已窮位每遷而逾重弗容懇避徒積憂危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猥以口耳之學遂玷股肱之司初

不自量實拳拳於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以因人此宜清朝汰斥之必加豈復要地褒升之敢冀矧令左省乃古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復行受國事之成而不作均為執政尤號近司夫豈孱愚所宜叨冒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於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揆席久虛治廷歎號猥及非才之録久驚羣聽之公敢
冒至恩輒忘素守臣愚竊以論相雖人上之職得賢乃
太平之基必先含德之老成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
本由踈賤叨寘顯嚴備數邇臣獲進帝王之説預聞大
政顧懋禮樂之文堯作章而繼成漢分府以方重謂宜
簡斥更辱延登夫褒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
之常分念叅塵於機要已久席於高華奚事屢遷乃能
畢力威望匪重將取侮於四夷智畧更踈無可言之十

事茍從昧進冒慰具瞻儻選於衆而求之多出於臣之右者伏望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紹德選勞以勸臣下俯徇富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數告於廷疇咨以位惕然驚汗浹於愧顔竊以師長百司位隆於端揆樵與大政地重於西臺進德則朝廷尊當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不足以達事

經孤奉恩私稽留歳叙處非其據者已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興引分之言冀逭妨賢之責敢期含垢更使代工倘懐苟得之圖妄作自賢之行公器不嫌於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於疾顛安能圖報上則詒盛朝之累下則躓衆正之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别擇臯夔改圖丙䰥登寘宰路使東國成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辭受匪輕殫愚誠而自列訓詞申敕邈天聽之逾高敢
授稽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恭以皇帝陛下以盛德紹
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為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
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疏智謀弗競
雖事君之義固守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
善久尸官而謗積蚤多病而志銷當返田廬遽躋鼎鉉
無楊綰之德必不足以化在位非皋陶之舉必不足以
遠不仁徒召煩譏上孤渙渥伏望皇帝陛下念輔臣之

當否繫國體之重輕特照孤忠曲全晚節敢還成命改授真賢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倘獲安於名分其敢逭於典刑恭以國家之輔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蓋治忽之所由繫而榮辱之於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三禁感慨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為之非風采功名愧乏大臣巖石具瞻之望畧無報効久俟譴訶遽聞猷告之音擢寘

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代斲之必傷傴而非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耆明而多中外之俊乂改疇公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晚節使器盈者不至於溢植躬者亦足以支持反誤知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恭以周王之慎令不反惟行雖如安世之自量深辭弗得竟塵非據伏積內憂竊惟命相之難為邦所重粤五

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多賢昭於方冊惟
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業繼踵裁
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之責以鎮百
姓而遂萬物茍非選道德高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
之光如臣至愚於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
二聖誤恩寘輔弼疑丞之地位高徒閧於播惡德薄不
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咨端
右之選名與器是謂假人負且乘殆將致寇已循牆而

至偃終渙汗以難安謂如臣宣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

曰俞咨益汝往終非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遑凜無所處

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

在知人本湯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

忠雖爝火無補於大明然駑馬可勤於十駕庶收塵露

仰荅乾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皇皇臨門而慰寵詔詞噩噩申命之丁寧雖考父

之益恭慙富平之竟拜竊以百揆之任師長於中臺萬
事之幾本源於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方畧而廣
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章臣可與小
知無他大畧會兩宮之識拔允三府之推移勞不足以
償罪尤譽不足以除譏謗黃霸見謂功名之已損貢禹
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錄何有請避賢路嘗投
劾以自言終貪國恩復尸官而未去敢意非常之寵遽
膺爰立之求並進秩勲益敦封食三篇納誨遠慙傅說

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進顧視圭組若臨氷淵此

益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徽音翼成康之嗣聖

歟求忠直保人成平臣敢不職思其憂義之與比安社

稷為悅期勉慕於前人非堯舜不陳庶答揚於休命

忠肅集卷一

忠肅集卷二

宋 劉摯 撰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嘉此成書思前訓之共由敕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多聞書不

勝槩常患當年之莫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齊於三百篇之中類集羣書劉邵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譙周成史考之篇祕以名山之藏進於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既省觀於座右又將訓迪於臣工曾是凫愚預叨恩禮學如皇謐方與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考終始以擇是非因

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於生育之辰膺此便蕃之寵義無以避情不自遑臣既齓而孤爲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筲之微越承廊廟之任設弧復旦自傷弗逮於親存頒餽示恩敢謂不緣於人發綸言温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醪羞兼太倉之麰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葢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

函萬類恩爰慶賞槩及疎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璽書將訓玉府班常發為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興感揣分戴懟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難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旦亦玷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涉事多艱故易銷於精鋭而尸官既久徒自積於謗譏留顯紲而未行識包荒之已厚尚矜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既飲食推所以燕嘉賓之心繼之廩庖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顧惟極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持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思親之感匪頒錫福遽贍遣使之華餐牽有加醪醴惟旨伏念臣志愚於古材散而蟠越承共政之圖冒之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匿瑕之澤已深會析木之集辰實左弧之紀日敢期眷記特沛訓詞馳酒

正之上尊緻饔人之厚餼歲層慶式幸積私庭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興行百禮嘉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虛饕推食之恩進思盡忠豈獨屬饜之幸

猥以誕辰上紆睿眷敕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為光拜受以還兢懋莫喻臣越從羇宂誤被延登徒殫小知無補興運下考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復之恩遽拜匪

頒之渥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既冒嘉賓之賜福禄以報其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愚用酬覆燾

生育復辰方起思親之感光華遣使遽膺錫福之仁内自省循莫勝懋懼臣志雖慕古慮不極深區區歲月之間録録弼諧之地上焉萬分之何所補下焉多士之無所稱尚容素飡已愧善貸豈謂門弧之舊旦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餼犒勞之酒醴此葢太皇太后陛下道成

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饗儀物之豐孝可移忠惟誓捐糜之報使節皇皇詔詞噩噩貢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内惟至愚曷稱優渥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葵藿自然知傾於委照而腹背之細何益於高飛素飡懷不稼之憂而食甘無謀之誚未蒙澄汰更辱眷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臺餽之恩授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稽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推此養君子之

道予以馭其幸仰戴于至仁忠可移于君誓堅于素節
臺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於錫福感深銘
骨愧極汗顏臣幸遭異知擢備近輔事君以道福敢取
於容容當官而行功不聞於赫赫空饕優廩日懼大詞
尚煩推食之恩政及設弧之日茲惠之渥見於訓言饋
醴之豐榮於私室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天丕冒合日
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為人而或廢欲養不俟常
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析木集辰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使遽推慶賜之仁腆名物以在門撫孱虛而跼地伏念臣本非國器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於多懼無功報祿更積於内憂徒依末光未詒嚴譴斗筲之器既盈而將傾雨露之私有加而無已於此誕彌之日曲煩茴及之恩咨内府以班常勅近親以將命氷紈文綺發珍笥之熏衣傘革鏤錫解上閑之良駟攻金之器璀璨織文之幣纖華容莫逮於

報親力非繇於稽古服乘而拜俛仰以兢此葢伏遇皇

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鄰之體貌德薄而禮之厚

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

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葢以不

能竭傾底裏之懷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所學昧陋禀

生拙艱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

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羣材遂預初政遷進歷塵於三省首尾已及於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匪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靦顔内招竊禄之災外坐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已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矜此已疲之犬馬貸其無補於涓塵特推從欲之仁不惜分符之寵使有民社宣惠澤而下流庶於

桑榆收微勞以自效

再乞外任表

臣聞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詩人所以刺之輒控籲天之誠冀逃累國之責伏念臣越從羇遠擢寘顯嚴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具瞻之心顧慕留連逡巡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清議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

疾顛加之多懼而積憂足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中涸目常眊而髪童日迫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螘之志敢避鈇鉞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他腸貸臣累年尸素之愆俾全晚節庶幾稍循于禮義以免大玷于生成藩宣倘畀于一州報効敢辭以九隕叩閽俯伏得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尚祕俞音輙再冐於譴

誅非敢輕於出處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預政幾四

更歲籥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驚弱植之漂

摇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殆盈虛有時非不知聖神

之運難逢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於如此疎謬見於

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為少若鳧之雙飛況

爵禄者天下之至公難貪而久處進退者人臣之大節

竊冀於少完儻可効於涓埃顧何分於内外伏望皇帝

陛下惻其懇款賜以始終大譴大訶稍𢿱黜幽之憲有民有社願膺共治之咨誓將勤養於小民尚得仰酬於洪造

謝鄆州到任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仲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内省幸榮曷勝感懼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禄四朝比辱使令擢從孤遠初由蓬萊道山之府載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横榻之散郎正中司

之報法無為容於左右不自意其感通遂預政機纎塵
宰枋然而據非其所者危之道技多而短者易以窮空
精鋭之坐銷冒分毫之末報罪多而功不見誓至而毀
亦隨恩其所安去猶有補章哀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
三不求所窮惜東野之御將敗敢釋其位察次孺之辭
以誠祕殿清切以寵其名東方浩大以為之部張良徼
志止願得封於留漢帝重恩乃使歸侯於絳以時去國
不日到州示以印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

見一方所部之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嗟頓首鼓舞瞻天已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楸於舊隴書生之幸仕路幾希此葢伏遇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以照臨百辟事叢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雜進而識邪正之情使肆戇愚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屬始終之成子子藩方身雖在外惓惓王室心不謂遐更期宣化之餘益誓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聖人能饗熙事備成皇矣顧懷隤擁肇禋之福沛然歎
錫肆均大賚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
西清訪道學緝於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崇
之心求助以凫鷖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謹始郊
以見上帝朝薦真館裸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圜丘
而陟降百神之靈受記諸福之物致祥宣室儲精既逆
釐於三極端闈渙號俾作解於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
外臣叨蕃宣之任布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之

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賚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敷錫厥民丕宣雷雨之慶車書所底蹈舞同榮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全德在躬大公御政夏塗山之教化周太姒之勤勞聲氣淵嘿而賞罰行堂闈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自置於安平擁佑清躬益躋於聖教吉禮咸秩肇禋告成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菑害去反始報本丕錫福於洪禧湯垢滌瑕

與更新於庶域有生茂豫嘉氣横流臣幸守藩方親承
惠澤雲天在望跡類於周南玉帛侍祠心馳於漢畤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兹始揣
己不遑伏念臣器藴至淺智靈弗兢遭會繼明之始越
膺共政之圖三俯空速於六朝千慮蔑聞於一得雖進
退必由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
於士論寬典刑於司敗假丘隴之便藩報政稽期實愧

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斂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事冒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憂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豊中而光大沈機以覩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遯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燾

乞致仕表

事君主於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於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念臣親際盛明叨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於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内之清塗嚴閣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於后無膏澤之下於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於弗變至於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於聖知嘗亦預聞於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於清閒頗自陳於衰晏出保留宫之鑰坐安喬

木之邦惟厚禄不可以久叨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寖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虚難支於外慮筋骸摧薾頓異於前時榮敢尚貪福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幬之恩迫此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於涓埃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於印綬俾退養於丘園順服經生儻保完於餘喘顧陪鄉老永歌頌於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敢期睿眷未賜俞音懼汗雖濡危誠難止伏念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貧緣三聖之知簡拔衆人之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後已而從公之力耄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屬衰殘而振迅不免曠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釁乘時而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敝竭外內之敵紛莫支持臣非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未報迫茲頹朽無以勉强

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自惟出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感涕伏望皇帝陛下測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去歸獲全生而退養逍遥漳浦之卧休息茂陵之居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脱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聖樂以自終則於君父之仁豈特丘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顧籲天之願未

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鉞臣叨緣一介獲際三朝出入恩
榮周旋幸遇積歲時而徒乆冒報稱之蔑聞居懷竊位
之慙且困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激於引年貪奉
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坐持留鑰入浹歲箭哀齡益頹
壯氣益耗精竭形疲而莫之復日改月化而益以深疾
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勉强伥伥末路犬馬之力無餘
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
聖度寛大而不忘其愚訓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

之禮要以求命為恭然陳力有期至於不能則止苟免貪於厚禄殆自迫於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孤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特賜殘年俾還故里奉松楸而畢事完桑梓以裕生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儻形神之可支安畎畝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

聖辰

謝分司蘄州居住表

伏讀訓示俯循罪跡理不容於萬死恩猶畀其餘生秖命奔馳悼心隕越伏念臣羈孤無助勤苦自為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之獲預於政機寖以次遷遂塵於宰席以罌缶之器而渡江漢以翱蟜之力而負丘山空竭一心曾無遠慮待罪期月而已固嘗不勝於人言去國三年於茲終至再煩於朝論釁惡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鑕不足以謝

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祇令分務於别都更俾安身於善地咎深譴薄感激涕零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同德昊穹紹休前烈記臣久侍於帷幄憐臣自蹈於典刑昔常察其所安未忍置之於理如犬馬譬屨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咎莫追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尚堅糜骨之忠

謝新州安置表

上負國恩自干罪憲悔心追悼感涕莫收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之禄當大明之繼照由外服而賜歸歷塵近司實奉初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懸識闇事幾日播惡而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置散投閑固公言之未厭後咎餘責謂顯戮之必申前蒙異恩聊復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祖宗載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譴其子或賜矜憐然瘴癘之逼於身何能淹久儻學德之可

報誓孤忠而弗渝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違於咫尺地興王業叨任於保釐已見吏民奉宣恩德戀榮兼甚感愧内并伏念臣奮出諸生馴致膴仕惟兩朝獎遇寖階文武之崇資雖一節始終初之涓塵之小補曩從留務起殿輔藩逮歸覲於路朝旋躋榮於嶶省雖時陜降瞻奉於清光曾無謀猷仰禆於頤治屢緣頹晏自丐便安圭符之榮恩方頒於俞命車

服之賜禮特異於故常洪惟别都是謂大國奉藏衣之
原廟謹留鑰之離宫襟帶淮淝左右齊楚當舟車之一
會列府衛之萬兵閭巷熟錦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
歲時足以展先楸之拜恩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内省欿
然其何稱是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
憐臣之於踐更既勞而久察臣之於義利粗識所趨特
示眷懷寵綏優寄敢不殫犬馬之効庶以報乾坤之仁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為稱其任如臣諳蘊空疎性智昏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拔任深恐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處須至瀝懇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閤門敕命不敢祇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聞命震恐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為恭然
而不度已之能否貪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
御史之屬鈌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慎擇精選思得行
誼素重可以表率在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
以明考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於過聽強
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之望
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得罪然
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下宜賜召還處以舊

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處所以救命

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丞劄子

竊以御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

肅正朝廷紀綱繩遏内外姧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

夫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

之臣智疎材下資淺望輕豕乏臺端已逾器量雖彈狂

瞽無補毫分日懐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進臣

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矜察愚衷追寢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供職以來為日未久畧無裨益方俟譴訶恩制横加莫知其故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僥倖生心妄想希効沽激之義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況臣所論之無功乃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為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冐過

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内省踧踖靡遑上繫朝廷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

辭免兼侍讀劄子

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憂畏志慮耗竭長恐顛仆孤奉恩奬今復寘之經筵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猥以屬臣實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

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仰戴寵遇懼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茍止方陛下嗣服之始儲意經藝將以尊所聞而極高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選而臣素無資格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又臣自去冬初備臺職首嘗言講讀臣僚宜慎擇經術之人當時頗蒙采納今若冒榮濫處則是前日之言臣自以為己實能堪之此

又臣畏議而不敢當也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

寢罷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㤀聞寵命驚隕失次伏念臣淺聞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已聽納之公靦顏尸官日俟罪譴敢冀誤寵擢寘近司今二轄之官為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况舊德老成布在要近其聞望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

臣之前舍而不求乃在虛受茍輒冒處必致顛危伏望

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天聽甚高愚誠不達典頒訓敕益用震惶臣竊以士平

居時常歎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聖在上好善求材

長短畢用遭遇斯時而擢於可為之地自人情觀之宜

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逡巡不敢受者益逢時愛

日雖當汲汲而審已揆分又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

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茍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遽務謀猷國事是所謂茍得者其於國體為累甚大臣一身顛仆安足道哉伏念中執法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并觧言責别除一閒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之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使車光華里閈榮歎拜制詞之深厚聽口敕之丁寧恩渥有加兢懼無地臣非敢僞為廉退以邀譽於流俗亦

非肯故自違慢以干誅於憲典實以陛下今日之勢於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鎮羣下臣材質駑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瀆實愧玷聖明知人之鑒伏望追罷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別賜一差遣亦足以自効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伏念臣出於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矢

心畢力圖報萬分而畧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為投劾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况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實難稱副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不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况柬臺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忠肅集卷三

宋 劉摯 撰

奏議

乞結絶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錢朝旨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絶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

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恤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完結其證佐人逐旋先次疎放所貴盛夏不至淹延取進止

論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畿縣百姓數百人就宰相居第告助役

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山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係東民稅户令來令出錢助役各係貧戶生業微薄每年賦稅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于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户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輯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義所以重都下根本之勢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駭至今憂惑

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立户等期會急廹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强幹内重愛人寛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為此等紛擾臣伏顧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令來新法未得施行别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輙有升降户等及如何出牓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動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

繫民休戚此最大難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黄

臣聞王庭老張靚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嗟怨不安今來府文又敢擅升户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羡餘為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擅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為約束

論用人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布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為聚歛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意皆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為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寖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為

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

虛夸輕偽志廹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

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

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　案本傳摯為監察御史時入見

神宗面賜襃諭因問摯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器識摯對以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而上此疏今永樂大典

本闕謹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

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于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勢有不可勝言而畧陳其害天下户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虚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令斂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

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舊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品物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上户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令之助錢為幸中户之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故皆以令之助錢為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

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嵗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税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欲用現錢故須隨時貨易逼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壅塞及夤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税及科買貸債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

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悦而願為農者天下户口日當耗失則去為商賈為客户為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户大而聚而為盜賊其害七也徼倖之人又能夤縁法意虚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歛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為之民而服役于公家適所謂治于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則動須一二

十年乃復一差令使縣出緡錢官自名雇益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户益以其有常產則必知自重性愚實則罕至于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姧偽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生財者不惟不盡心于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于弓手耆狀承符散從手力胥力之類職

在捕察盜賊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冦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姧而舞文辭無日有虛僞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于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葢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户衙前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税坊場并州縣坊郭一户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

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頼之今亦難為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市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郤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拍收用私價名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為裁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當樂為可寛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戶

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詳其條目行而觀之以二三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賜睿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槩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慎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

司農寺曾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畫者講畫于司農寺有大寺所選擇監司舉官官行之于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禀之于內而刼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

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
于陛下令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
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之
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費辭文
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
相罵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有
司謂臣等險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
之公議所謂中外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

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忌憚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為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為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攷是非若臣言有所取乞速罷之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

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下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于一體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

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為安耶治耶抑未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

以來注意責成以倚望太平而日以太平為已任得君
專政安石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
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葢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
斂之疑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
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
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
功又鑿淤田也則廢大而不效又省州縣也則諸路莫
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

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名而登政事其徵利也則下至于歴年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歳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蠧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

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拘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二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丐乞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姓之成法則刻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

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所以治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能興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山欺罔之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始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

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挾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于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于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為訴也陛下聖旨令名情顧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于京師空名之語馳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誥于將幕

使專代天下之言報復號令絡繹于道苟以為非耶何不止之追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日增軍士之怨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謀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㢘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為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

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誤者誤諸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懼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擿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爾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

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菍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于虧失臣君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救正已之進退又媕婀而不決皆非所

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于事歟豈皆顧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去歟嘗以為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闘而發其怒不惟難為功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于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婞然如賤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

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家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于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其事物之變安靖之

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兹凡有獻替于陛下者乞有以誘掖奬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闕伯微子張許三廟奏

伏見司農寺奏請降制應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凈利本府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内有闕伯宋公微子廟闕伯廟歳納錢四十六

買微子廟十三貫並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
堯遷此商丘之地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
王本廟歴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
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之祀典垂之甲令所當虔潔
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廵許遠以孤城死賊所
謂能捍大患有功于民者今既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
為事必于其間營求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瀆
祀莫此為甚歳收甚微實損大體其餘利害不敢盡言

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寅恭典祀崇尚前烈之志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徳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四端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有周成王幼沖踐阼

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教訓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于雙日召使入侍講説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命夫以異禀之資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

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道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分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不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于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别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

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繼善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取進止

請依程頤所乞奏

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之公心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

者蓋不可不慎也頤始則節行自守陛下高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從而赴名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廷對官之以通籍置之于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願有

所未就也頤親老家貧兄顥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爲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于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頤辭免爵命之日曰前朝名舉布衣故事具在是頤之志欲

為仕之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真偽重名器閫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授之有義免于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進擢之蓋未晚也于陛下尊德舉賢之道無過不及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黄

聞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但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于天下久矣今幸而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于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恥為事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奏事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祚聽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葢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資諏訪度致之人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陋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

之不能如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計官止大夫官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于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于察治官司公事文事之稽違者而不預于言則是在朝廷以一言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强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于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此非帝王明四目

達四聰開衆正屈羣策者也臣欲于諫院增置諫官數員本臺監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員則在臺八員之中當減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者某可罷奉聖旨依奏續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試御史中丞

黄履奏現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
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
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揮止令侍御史劉某
推擇奏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右謹件如前臣契勘本
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逐官
皆係臣僚保薦堪充御史之人今除陳次升一人現今
奉使差出臣未之職外有劉拯安惇二員劉任从次可
以減罷伏望聖慈量才别加任使其餘合依近降朝旨

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駁司闕報差除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
給事中廳狀封駁房勘會昨會封駁司准元豐五年七
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
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闕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
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
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闕報奉聖旨應

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駮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駮司歸門下省為封駮房其舊封駮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即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為名如以本房緣以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即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

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慎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為檢察内
之則門下待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
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
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
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駁改司為
房人疑内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指揮
釐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
報若理有未安給事中失于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

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于追改若或者以為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駮官依舊于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于施行

貼黃

封駮司改為房名號雖亦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

可用闕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奏

臣昨于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候開年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識樞密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縱密院侵紊政體莫

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可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于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于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望聖慈特降諭旨戒諭三省樞密

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黄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報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冐進漸隳失體制

忠肅集卷三